



新世纪教育文库



张中行 著

顺生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

学/

子/

理/

想/

藏/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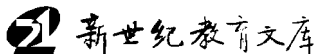
新世纪教育文库

张中行
功
印

张中行 / 著

顺生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



总 策 划/朱永新

题 签/启 功

装帧设计/周 晨

法律顾问/李小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顺生论/张中行著. —新 1 版.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 4
(2006. 3 重印)

(新世纪教育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ISBN 7-81037-656-X

I. 顺…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954 号

书 名 顺生论

著 者 张中行

责任编辑 王英志

封面设计 周 晨

出 版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001-9600 册

书 号 ISBN 7-81037-656-X/1·20

定 价 14.50 元

新世纪教育文库

总策划

朱永新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元化	王富仁	李文海	李政道
李慎之	刘吉	任继愈	许嘉璐	阮长耿
曲钦岳	张中行	张岂之	张岱年	陆文夫
启功	陈平原	杨叔子	余秋雨	何祚庥
汪晖	闵维方	季羡林	钱仲联	钱理群
葛兆光	葛剑雄	顾明远	章培恒	童庆炳
	路甬祥	潘懋元	戴逸	

编委会名誉主任

王珉

编委会主任

王荣	周德藩	刘凤泰	朱慕菊
朱永新	王於良	李国华	朱天晓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少东	王余光	尤学贵	冯斌	朱芒芒
朱家珑	朱赛玉	成尚荣	陈子平	杨九俊
谷公胜	陆志平	沈霖	周川	赵唯一
单强	姜一平	施曙华	袁振国	徐雁
		鞠勤		

执行编委

朱永新	尤学贵	谷公胜	陈子平
周川	单强	钱薇	

新世纪教育文库·前言

新世纪教育文库 编委会名誉主任 博士生导师

王 珉

《新世纪教育文库》在李政道、季羨林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直接指导与关心下隆重面世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深化素质教育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献给新世纪的教师和学生的一份厚重的精神礼物！

读书自古以来就是为学与从教的重要基础，宋代教育家朱熹就说过：“圣人所以教人之法，其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朱子读书法”。英国思想家培根更明确说明了读书的意义：“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富于想象，数学使人精确，自然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总之，读书能陶冶个性。”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年轻一代在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同时，具有高尚的情操与人文的情怀，如何给他们提供和书本拥抱、与大师对话的机会，的确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新世纪教育文库》的问世，无疑可以改变过去学生无书可读、无暇读书和不想读书的现象，使素质教育有了一个有力的抓手，也使语文教育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坦率地说，读书不多、无暇读书也是我们许多教师存在的问题，这多少影响了我们教师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也影响了他们对学生读书的关注与指导。这套《文库》为教师精选了一百种图书，也

是一种首创，希望《新世纪教育文库》在我们教师继续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编选学生与教师的必读书目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既要考虑经典性，又要考虑时代的特征。希望《文库》的编委会能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不断充实和完善《文库》，使《文库》真正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化精品，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新世纪学生与教师的精神家园。

1999年10月

新世纪教育文库·总序

新世纪教育文库 编委会主任 博士生导师
朱永新

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坎上，面对着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要屹立于二十一世纪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激活民族创新能力。我们愈来愈迫切地感觉到，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开发他们的智力潜能，陶冶他们的思想情操，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何更新教育者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和教育能力，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不可回避的紧要课题。

一位作家说过：“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从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这也正是我们编纂《新世纪教育文库》时所共同拥有的热情与信念。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我们觉得，应当为学生提供和书本拥抱、与大师对话的机会，从而点燃他们创造才华的火花。我们编纂《新世纪教育文库》，期待着它能为素质教育的全面深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和新的生长点。

作为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一次文化积累、整理和总结，《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编纂同时也是对文化更新、转换和

创造的一种尝试。我们期盼着它在新的世纪结出丰硕的文化教育成果。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在编纂《新世纪教育文库》时力求遵循以下原则:

——经典性和广泛性的统一。《文库》注重所选作品的经典性和人文价值,同时也兼顾知识的广泛性与时代性,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要涉及,使经典著作的普及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拓展相结合。

——深刻性和可读性的统一。《文库》注重所选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但深刻性并不意味着晦涩、枯燥、味同嚼蜡,我们编选作品时充分顾及可读性,使那些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佳作成为学生们可亲可近的精神伙伴。

——层次性和整体性的统一。《文库》既考虑大中小学师生不同阅读层次的需要,也兼顾《文库》自身的连续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文库》一方面尽量避免各系列之间的重复、雷同,另一方面在各系列书目有必要的交叉时,考虑篇幅、文本有所区别。

我们力求精选精编,使《文库》达到一流水准,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名著经典和文化精品为大中小学生和教师营造精神家园,使《文库》成为学校图书馆的必备书,成为有志使孩子成才的家庭的小型图书馆。

《新世纪教育文库》分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四个系列,分别由陈子平博士、单强博士、朱永新博士和周川博士担任系列主编,每个系列一百种(其中重点推荐书目二十种)。各个系列的书目有所侧重:小学—基础、自然、想象;中学—人文、情感、品德;大学—学术、视野、责任;教师—理论、创造、技能。但四个系列是一个整体,小学生也可以选读中学甚至大学系列中的名著,大学生也可以读小学、中学系列中的一些经典,教师则更应该努力阅读各系列中所有重点推荐书

目。

《新世纪教育文库》的出版得到了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与热情支持。于光远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编好这个文库，其意义绝不亚于造一条高速公路。”张中行先生、钱仲联先生等年过九旬的前辈都亲自参加了《文库》的研讨会。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团中央以及江苏省人民政府、省教委和团省委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均给《文库》很多鼓励和支持，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把出好《文库》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江苏吴中集团多年来奉行“既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更要为青少年奉献优秀的精神产品”的宗旨，他们慷慨解囊，全力以赴支持《文库》的出版、发行工作，为《文库》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更增添了我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伴随着新世纪清晰可辨的脚步声，我们热切地倾听着莘莘学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我们执着地认定，未来的时代是一个竞争与挑战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同时，它也应该是一个潜心读书的时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才能俯仰于天地之间，塑造一代新人坚强的灵魂和崭新的形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代的哲人曾经这样寄语一代书生，今天我们将赋予这句话以新的内涵。让我们以真正读书人的襟怀和气魄，昂首走进新世纪！

1999年10月

我与读书(代前言)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的原因,比喻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禅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辫子俱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

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样”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

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书。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作其《迎穷文》了。

二

总有七八年吧,小学不好再蹲下去。农,士,商,三条路,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走熟路,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成文规定,六年毕业;不成文规定,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且行善事,莫问前程。课程门类不少,但考试及格不难,可以临阵磨枪,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学校多年传统,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专说所谓图书馆,房间小,书籍少,两者都贫乏得可怜。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一是化无为有,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尤其是二十年代后期,五四之后十年左右,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大量上市的时期,又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竟得较长时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选购、编目、上架、借收等事务之余,就翻看。由于好奇加兴趣,几年时光,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绝大部分是新

文学作品，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中的，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徐枕亚，外的，帝俄、日本、英、法、德，还有西班牙（因为生产了堂吉珂德），凡是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

与小学时期相比，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有什么获得呢？现在回想，半瓶醋，有时闭门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但究竟是睁开眼，瞥了一下新的中外，当时自信为有所见。就算是狂妄吧，比如，总的说，搜索内心，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昔日赞而叹之的，变为半信半疑，或干脆疑之了。这是怀疑的一类。还有偏见的一类，专就文学作品说，比如对比之下，总觉得，散文，某某的不很高明，因为造作，费力；小说，某某的，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或逗笑，或喊受压，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这类的胡思乱想，对也罢，错也罢，总而言之，都是由读书来的。

三

三十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两种机缘，一堵一开，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考入的是文学院，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胡里糊涂就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等等。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追，要有本钱，这本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在

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一,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书多用不着解释,专说自由主义,包括三项: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可以长期不退不换;二是书借多少,数量不限;三是书借多久,时间不限。于是利用这种自由,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早饭、午饭之后,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经常是到红楼后面,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进阅览室入座。座是自己早已占据的,面前宽宽的案上,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百分之九十几是古典的,或研究古典的。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比如喜欢看笔记,就由唐、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楫》。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以及消闲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也要说说得失。语云,开卷有益,多读,总会多知道一些,有所知就会有所得。这是总的。但是也有人担心,钻故纸堆,可能越钻越糊涂。明白与糊涂,分别何所在,何自来,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姑且不求甚解,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不钻也未必不糊涂。还是少辩论,且说我的主观所得。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这,轻而言之是资料,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古代,坏人也不少,尤其高高在上的,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另

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先是如何找书看，办法是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后是如何赶进度，办法是取重舍轻，舍，包括粗看和不看。这些，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尽弃其学而学焉”确是有些帮助的。失呢，也来于杂览，因为不能专一，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或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

四

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原来底子薄，基础不巩固，抗不住，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是心里盘问：偏于破的，如舜得尧之二女，是郗鉴选东床袒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还是个虫子，等等，就是能考清楚了，远水不解近渴，究竟有什么用？偏于立的，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问题是切身的，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不就真是辜负此生了吗？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何以会有此大变？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办法是胸有成竹的，老一套，读书，读另一类的书。起初是乐观的。这乐观来于无知，以为扔开《十三经注疏》之类，找几本讲心理、讲人生的书看看，就会豁然贯通。当然，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破灭有浅深二义：浅的是，不要说几本，就是“读书破万卷”也不成；深的是，有些问题，至少我看，借用康德的论证，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这些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说，因为想拨开云雾，我离开大学之后，就如

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不发证书的学校,从头学起。

这另一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上下课的时间,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起初,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瞎摸海”(称无知而乱闯的人)的办法,凭推想,找,碰,借,读读试试,渐渐,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法,结果,专就现象说,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这说来嫌话太长,只好化繁为简,依时间顺序,举一斑以概全豹。先是多靠碰,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不久就发现,它只讲怎样能富厚,不讲为什么要富厚,文不对题,扔开。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债有主的主。这百川,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人,或说人心,中国传统也讲,缺点是幻想成分多,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就离实况很远。所以我一时就成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派,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由近及远,先是心理学,常态的,变态的,犯罪的,两性的,因而也如葛理斯,特别欣赏弗洛伊德学派的,因为深挖到兽性。向外推,读人类学著作,希望于量中见到质;再推,读生物学著作,因为认为,听了猫叫春之后,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直到再向外,读天文学著作,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人生就化为更渺小,意义就更难说了。说到环境,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科学成分多),知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哲学成分多),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就我个人说,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百川就归了海,这海是“人生哲学”。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西方的,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的,由孔子起,还要加上各种宗教,著作浩如烟海。只好找重要的,一本一本啃。洋鬼子写的,尽量用中译本;没有中译本,英文写的,找原本,非英文写的,找英文译本。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所以读的种数,用的时间,都占了首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归拢后的再扩大,也可以说说。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读一个部门的,有

如设宴请了某夫人，她的良人某某先生，甚至姑姨等系的表姐表妹，也就难免跟了来。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有所知，有所肯定，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而一接近知识，就不免滑入逻辑；等等。总之，找来书读，像是越读问题越多，自己不能解答，就只好再找书，再请教。就这样，读，读，旧问题去了，来了新问题，小问题去了，来了大问题，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就问爱因斯坦，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就只能抱书兴叹了。说句总结的话，这一阶段，书确是读了不少，所得呢？一言难尽。

五

严格说，不应该称为“得”，因为情况复杂，复杂到扪心自问，自己也有账算不清。语云，读书明理，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也不尽然。实事求是地说，是小问题消减了，大问题明显了。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颇为可怜了。以下具体说这可怜。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先说可喜。这也不好枚举，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影响大的，算作举例。一种，姑且名之为“方法”，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分析”。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并想努力用，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十九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著作里学来的。他著作不少，只说一本最有名的《伦理学之方法》。书的高明之处，为省力，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非原文）：对某一个问题，他总是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如此，从那个角度看，如彼如彼，都说完，仿佛著者并没什